

熾愛與明慧 ～聖十字若望與聖女大德蘭對默觀的共同體認（上）

關永中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提要

本文除分別論述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對默觀的看法外，尚且在比較中從（一）本質上的吻合、（二）細節上的互補、（三）連合中的啟發、（四）相融中的差別等議題上企圖給二聖的理論作一貫通與綜合，以提示聖衣會靈修的精髓、及西方神秘學的盛況。

關鍵字：默觀、默想、黑夜、神訂婚、神婚

當靈魂被神的愛燃燒著，...她感覺如同被一位「熾愛者天使」（Seraphim）以充滿愛火的利箭或標槍所襲擊。——聖十字若望·《愛的活焰》2·9

神願我看見以下的異象：那細小...標緻...容光煥發...充滿火焰的...「明慧者天使」（Cherubim）...手持著金色標槍，尖端似點燃著星星之火，...多次穿越我心，甚至深入我內，...讓我全然地燃燒著對神的大愛。——聖女大德蘭·《自傳》29·13¹

談及聖女大德蘭（St.Teresa of Avila, 1515-1582）與聖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 1542-1591）²在世的情誼，從 1562 年的邂逅起，至 1582 年大德蘭的

¹ Seraphim，中譯為色辣芬、或熾愛者天使，希伯來原意為「造火者、傳熱者」，參閱《依撒意亞》六 2-6。Cherubim，中譯為革魯賓、或明慧者天使，希伯來原意為「滿是知識」，參閱《創世紀》三 24。兩者合起來，可意象地寓意著默觀之為愛的知識、神祕地冥合於神的熾愛與明慧之中。

² 本文原典主要參考英譯本：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Translated by Kieran Kavanaugh & Otilio Rodriguez, with introductions by Kieran Kavanaugh. (Washington, D.C. : ICS, 1979)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Teresa of Avila. Translated by Kieran Kavanaugh & Otilio Rodriguez, (Washington, D.C. : ICS, 1976-1985) Vols. I-III .

本文對原典標題將採以下簡稱：

聖十字若望：

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 《攀登加爾默羅山》：山

The Dark Night 《黑夜》：夜

The Spiritual Canticle 《靈歌》：靈歌

The Living Flame of Love 《愛的活焰》：焰

有關聖女大德蘭的重要著作，其簡稱如下：

The Book of Her Life 《聖女大德蘭自傳》：自傳

The Way of Perfection 《全德之路》：全

The Interior Castle 《靈心城堡》（或稱《七寶樓臺》）：堡

辭世止，飛逝的十五年中，十字若望曾作過大德蘭的神師，並在 1568 年的亞味拉（Avila），彼此有過一段較長的相處時日，可以在靈修上交換心得。他們日後即使聚少離多，仍妨礙不了兩者間心靈的連繫，並已雙雙匯入神的大愛內而共同邁進。他們間雖不曾留下任何通訊記錄讓我們緬懷，到底也隱藏不了其相互間的敬重與共勉。一方面，十字若望強調大德蘭的著作補足了自己的言論³，另一方面，大德蘭也承認他們在靈修上的互相請益⁴，以致當我們對照兩人在默觀理論上的論著，不難發現兩者間互相關發與互為印証。為方便比較二聖的心得，茲讓我們首先分別為他們的默觀論點作撮要如下。

一、二聖默觀理論鳥瞰

A. 聖女大德蘭所體証的默觀要義

聖女大德蘭對默觀的體認，可方便地被濃縮為一句話：默觀是灌注的祈禱、牽涉著一段進展的歷程⁵。

³ St. John of the Cross, *The Spiritual Canticle*, 13 · 7, in Kavanaugh & Rodriguez, (tran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p. 460, “This would be an apt place to treat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raptures, ecstasies, and other elevations and flights of the soul...But...my intention is only to give a brief explanation of these stanzas, such a discussion will have to be left for someone who knows how to treat the matter better than I. Then too, the blessed Teresa of Jesus, our Mother, left writings about these spiritual matters that are admirably done...” / 「這裡是合宜之處，談論種種不同的神魂超拔、出神和其他靈魂的舉揚和飛翔...可是...我只有意扼要地解釋這些詩節，像那樣的論述，必須留待比我更善於講論的人。此外，我們的榮福會母耶穌·德蘭姆姆，留下的有關這些神修事理的著作，其論述令人讚賞...」

⁴ St. Teresa of Avila, *The Book of Her Foundation*, 13 · 5, in Kavanaugh & Rodriguez, (tran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Teresa of Avila*, vol. III, pp. 162-163, “I went with Fray John of the Cross to the foundation of Valladolid...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to teach Father John of the Cross about our way of life... He was so good that I, at least, could have learned much more from him than he from me.”

⁵ 聖女大德蘭曾為其個人的默觀經驗簡要地勾勒出一個脈絡，可濃縮為我們在此所賦予的定義；參閱 St. Teresa of Avila, *Spiritual Testimonies*, No. 59 (Seville, 1576), “The Degrees of Infused Prayer”,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Teresa of Avila*, Vol. I, pp. 355-361.

- 1· 默觀是祈禱：首先，默觀是祈禱；我們須在祈禱的前提上理解默觀（全 16·3-6）。祈禱的核心義在於人神間心對心的交往、融通、而至結合（自傳 8·5）。
- 2· 默觀是灌注的祈禱：作為祈禱而言，默觀主要是「灌注的祈禱」(infused prayer)。「灌注」一辭，意謂著由神帶動而達致靈性上的融合，人可做好配合的準備，但無法「揠苗助長」（自傳 34·11；堡 6·7·7）。
- 3· 默觀牽涉著進展的歷程：默觀有其進展，牽涉著多個過站如下：
 - a) 前奏：心禱、口禱
人藉「心禱」(mental prayer)（自傳 11-12）與「口禱」(vocal prayer)（全 30·5-7）作前奏，用以熟悉聖經奧跡與吾主言行，藉此愈發認識神的心意，並與祂作更深入的交往。
 - b) 收心祈禱
深密的往還，讓人的意志漸而安於對神作純粹的愛的凝視，不必多經思辯推理，而能聚焦於心內的吾主，以之和祂會晤，這是人力尙且能達致的祈禱，被稱為主動的收心祈禱(*prayer of active recollection*)（全 28-29）。
 - c) 寧靜祈禱
人若能努力持之以恆，則可轉而進入「寧靜祈禱」(*prayer of quiet*)，在其中，神「灌注」的力量愈來愈彰顯，其本身可分三個重要階段，即灌注收心(*infused recollection*)、寧靜正境(*quiet proper*)與官能睡眠(*sleep of the faculties*)三者，茲簡述如下：
 - i) 灌注收心：人從主動收心(*active recollection*)轉換至「灌注收心」(*infused recollection*)，其徵兆在於「靈悅」(*gustos* / *spiritual delight*)的始現。有別於一般的「欣慰」(*contentos* / *consolations*)（堡 4·1·4）。欣慰(*contentos*)可經由一般心禱／口禱的途徑獲致，類比好友久別重

此外，Fr. Ermanno 也曾為大德蘭的默觀理論作了一個提綱挈領的介紹，參閱 Fr. Ermanno, OCD, "The Degrees of Teresian Prayer", in *St. Teresa of Avila: Studies in her Life, Doctrine and Times*. Ed. by Fr. Thomas & Fr. Gabriel (Westminster: Newman Press, 1963), pp. 77-103

逢之歡喜；但是「靈悅」(*gustos*)卻是由神直接的灌注，人在無預警的狀態下被神碰觸，而心靈因而獲得感動，這份靈的觸動，開始時雖然微弱，但仍能被我們辨認出來(堡 4·1·11)，如同小羊兒辨認出牧羊人的呼聲，這呼聲無法被他人仿冒。「靈悅」(*gustos*)作為神灌注的明顯徵兆，讓人跨過一個門檻，而進入狹義的默觀地帶，是為「寧靜祈禱」範圍內的前哨。

- ii) 寧靜正境：「灌注收心」深化而為「寧靜正境」(*quiet proper*)，其中基本上是程度上的深化，而非本質上的異動。人靈深度凝斂，心神醉心於對神的愛慕與凝視(全 31·2-3)，其感動甚至可持續一兩天而不停息，只是它來去自如，人不能掌控(全 31·4)。人日常的普通意識收斂，但未被吊銷，偶而也會伴隨著神枯(堡 4·1-3)，乃至於理智分心走意，不常與意志的愛火同進退(全 31·8)，即使愛與光照也有彼此吻合的時刻。
- iii) 官能睡眠(*sleep of the faculties*)：「寧靜正境」可進一步深化而為「官能睡眠」(*sleep of the faculties*) (堡 5·1-4)。顧名思義，意謂著眾官能深受神的吸引而專注於神，即使普通官能尚未被吊銷，也至少近似睡眠，對日常生活心不在焉，時而須費力分心來料理俗務(自傳 16·2-3；17·7)。意志所領受的「靈悅」(*Gustos*)，遠超過「寧靜正境」本身，它雖然本質地無異於「寧靜祈禱」(自傳 17·4)，卻已愈發接近「結合祈禱」(*prayer of union*) (自傳 16·2-3)

d) 結合祈禱

「結合祈禱」(*prayer of union*) 本身讓我們處於默觀的核心事象——人神相愛中彼此結合而玄同彼我，其中蘊含著不同程度的深淺，被大德蘭劃分為三個主要的階段，即「單純結合」(*simple union*)、「超拔結合」(*ecstatic union*)、「轉化結合」(*transforming union*) 三者：

- i) 單純結合：單純結合(*simple union*) 意謂著默觀者在心靈深處，體証到人在神內，神在人內，兩者合而為一(自傳 20·1；堡 5·1·9)；人靈在無預警下突然被神所浸透(自傳 18·9；19·1)，且牽涉到意

識上的轉變，即普通官能的暫時被神吊銷（自傳 18·1；堡 5·1·4），以免人身心因經驗的震撼而受到損傷。普通官能的沉寂，卻容許超越意識的湧現，乃至於在愛中喚醒智的直覺，直指神的本心。而人神結合可愈發濃烈，而演變成超拔結合。

ii) 超拔結合：人神結合之濃烈，影響所及，甚至連身體也呈顯異狀，如容光煥發、五傷印記、肉體騰空等等（自傳 20·1），被稱為「神訂婚」（spiritual betrothal）（堡 5·4·4-5；6·4·4），類比男女間的海誓山盟，至死不渝。大德蘭還從中凸顯了三種型態如下：

(1) 濃烈結合（intense union）——它不單意謂著普通官能的被吊銷、超越意識的被融發，且意志的愛火與理智的光照，還比先前有更多吻合的機會，共同綻放「愛的知識」（loving – knowledge），直探超越界的隱微，人起初的惶恐，會轉而為強烈的欣悅，在神往中與神融入同一份愛的鴻流，此謂「神魂超拔」（ecstasy）（自傳 18·7）。濃烈的神魂超拔，可表現而為「出神」。

(2) 出神（rapture）——它意謂著普通官能停止運作下，心智被神的力量往上牽引，致使肉體騰空地提昇起來（自傳 20·3）。人的意志充滿著愛的烈焰（堡 6·4·14），理智也獲得湛深的光照（堡 6·4·3-4）。出神經驗並不持續，到底人神間的親密融合會鼓勵著人革面洗心，努力走成德之路（自傳 21·8）。愛的「出神」又可兌現為「心靈飛越」。

(3) 心靈飛越（flight of the spirit）——「出神」與「心靈飛越」，實質地相同，而經驗地相異。就實質之「同」而言，它們都是人神間深度的冥合，牽涉著普通官能的休止，與超越意識的湧現，但從經驗之「異」而言，在心智的被往上拉拔的感受上，「心靈飛越」要比「出神」來得更突然、更快速、更叫人驚駭（堡 6·5·1&2）；為此，大德蘭建議有此經驗的人須鼓起勇氣，全心信賴吾主，而不必為來源的問題擔心，因為魔鬼無法仿冒其中的崇高與愛的光照（堡 6·5·7-10）。

大德蘭在「超拔結合」的前提上，除了標榜著「結合的濃烈」外，尚強調其中的「煉淨」(purgation)的愈發激烈；神為幫助人靈變得更純全，將容許他經歷各式各樣的痛苦磨練(堡 6·1·1-15)，直至爐火純青為止，得以臻至「轉化結合」的高峰。

iii)轉化結合：轉化結合(transforming union)，又名「神化結合」(divinized union)，意謂著人靈已經歷徹底的煉淨，個體已臻於「神化」(divinized, deified)；人在高度的成全中已與神心靈結合無間，被稱為「神婚」(spiritual marriage)，是為人現世所能達致的最高結合程度(堡 7·1·5)，人靈就如同雨水滴進江河般地與神的精神匯合，而不分彼我(堡 7·2·4)，人不單在普通意識與日常操作中深深地結合著神，他甚至連一舉手、一投足之間，無不翕合主旨(堡 7·2·5)。

聖女大德蘭所體証的默觀歷程，可用以下圖表作撮要：

- a· 默觀的前奏 (prelude to contemplation)
 - 心禱 (mental prayer / meditation)
 - 口禱 (vocal prayer)
- b· 收心祈禱 (prayer of active recollection)
- c· 寧靜祈禱 (prayer of quiet)
 - 灌注收心 (infused recollection)
 - 寧靜正境 (quiet proper)
 - 官能睡眠 (sleep of the faculties)
- d· 結合祈禱 (prayer of union)
 - 純粹結合 (simple union)
 - 超拔結合 (ecstatic union)
 - 濃烈結合 (intense union)
 - 出神 (rapture)
 - 心靈飛越 (flight of the spirit)
 - 轉化結合 (transforming union)

在瞥見了聖女大德蘭所描述的默觀內蘊後，茲讓我們轉而鳥瞰聖十字若望所體証的默觀要義。

B. 聖十字若望所體証的默觀要義

作為大德蘭的同道與夥伴，十字若望相應地對默觀有以下的體認：默觀是人神間祕密的愛的知識，維繫著意志與理智的互動⁶。我們可從這定義中分辨下列的三重義蘊：

- 1· 默觀維繫著意志與理智的互動
- 2· 默觀是為人神間愛的知識之發展歷程
- 3· 默觀是神祕經驗，涵括著煉淨與結合

茲分述如下：

1· 默觀維繫著意志與理智的互動

默觀是人心智上的體証，牽涉著意志（will）與理智（intellect）間的互動（山 3·16）。意志作為意欲能力，會牽涉著理智的認知。從超性運作的萌生上，意志首先點燃起對神的愛火，理智會隨後配合而獲得靈性上的光照。在較初期的默觀中，意志較多浸潤於愛，而理智在尚未煉淨的狀態下較多處於暗昧（夜 2·13·3）。在較進階的情況下，則意志與理智會互相牽引，在愛慕中引申超性智慧，也在智的光照中增進愛火（夜 2·12·7；2·13·1-3）。在較成全的默觀中，則意志的愛與理智的光照經常吻合，活出對神的「愛的知識」（夜 2·12·6；靈歌 27·5）。

2· 默觀是為人神間愛的知識之發展歷程

默觀意謂著人神間的相戀。它一方面是渴慕著神，如同麋鹿渴慕著水泉；另一方面是神尋找著人，如同牧者在尋覓著亡羊，以致十字若望說道：「如

⁶ 聖十字若望主要是在《愛的活焰》3·49 中作出這樣的定義。他也在山 2·8·6、靈歌 27·5；39·12、夜 1·10·6 等處從不同的觀點上補充上述的定義。有關專家們對聖十字若望默觀論的綱要提示，可參閱 Antonio Moreno, OP, "Contemplation According to Teresa and John of the Cross", in *Review for Religious*, Vol. 37, No. 2, March 1978, pp. 256-267。

果靈在尋求天主，天主更是在尋找靈魂。」（焰 3·29）誠然，人對神的嚮往，與神對人的呼喚，是同一回事的兩面；神在人心內播下嚮慕的種子，好讓人在追求祂而得著祂。《靈歌》以愛侶相愛作意象，來描述人神間的相戀；《愛的活焰》更刻意地描繪人神戀愛成熟而臻至「神婚」（spiritual marriage）的境地。聖十字若望還採用傳統所分辨的「煉路、明路、合路」（purgative way, illuminative way, unitive way）來寓意人神邂逅、熱愛，而至結合的歷程（靈歌·主題 1-2），並且標榜默觀是「祕密的」（secret），即「神祕的」（mystical）經驗，以「煉淨」（purgation）與「結合」（union）為其中的一體兩面。

3· 默觀是神祕經驗，涵括著煉淨與結合

聖十字若望論默觀，多次稱之為「祕密的」（secret）經驗（山 2·8·6；夜 1·10·6；靈歌 27·5；39·13；焰 3·49），並且把「祕密」一辭連貫至「神祕」（mystical）一義，強調默觀為「神祕神學」（mystical theology）（夜 2·17·2），其中牽涉著意識的轉變：

a) 意識的轉變

十字若望談神祕神學，指出默觀中意識的轉變蘊含著「黑暗」（dark）與「普遍」（general）兩個特性（山 2·10·4）：

- i) **黑暗**一辭，一方面消極地意指本性官能暫被吊銷，另一方面積極地凸顯超性官能的刹那展露，以致體証到神的愛與智慧。
- ii) **普遍**一辭，意謂著超出小我而融入神的大我，並且超越一般時空權限，以與永恒而全在的上主契合。

十字若望尚以「煉淨」與「結合」二辭來道破默觀的究竟。

b) 煉淨

從「煉淨」面體會默觀，它意謂著人經歷不同層面的鍛鍊，以邁向徹底的轉化，其中劃分四個面向如下：

- i) 主動的感官之夜（active night of the senses）（山 1）
- ii) 主動的心靈之夜（active night of the spirit）（山 2-3）
- iii) 被動的感官之夜（passive night of the senses）（夜 1）
- iiii) 被動的心靈之夜（passive night of the spirit）（夜 2）

其中的骨幹可提綱挈領地標示如下：

i) 主動的感官之夜

- (1) 其消極義在克制情欲、以防微杜漸
- (2) 其積極義在遵主聖範、以步履芳蹤

ii) 主動的心靈之夜

- (1) 其消極義在揚棄對靈異經驗的執迷
- (2) 其積極義在惟獨活於信、望、愛三超德

iii) 被動的感官之夜

- (1) 其消極義在於神給人克勝三仇、破七罪宗
- (2) 其積極義在於引領人從推理默想轉入默觀

iiii) 被動的心靈之夜

- (1) 消極地滌淨各種不成全
- (2) 積極地讓人靈爐火純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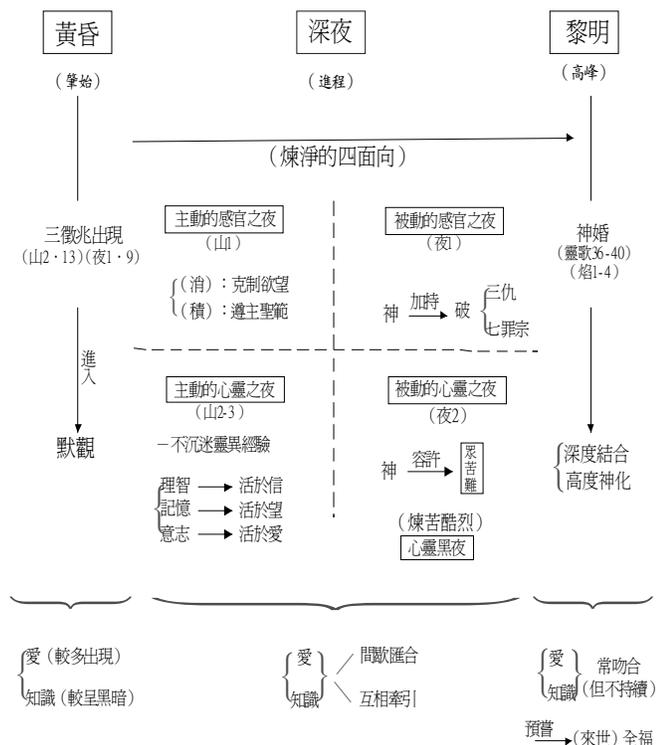
簡言之，「主動」一辭意謂著人本性能力所能及的克修（asceticism），「被動」一辭則意謂著人力有所不逮、而須經由神力協助的滌淨。默觀程度愈初步，則主動之夜比重愈多（山 1·1·2-3）；反之，默觀程度愈湛深，則被動之夜比重愈激烈，尤其是心靈的被動之夜，會愈發白熱化地彰顯其煉苦，直至人靈徹底被煉淨為止（夜 2·9·3）；煉淨愈徹底，則結合愈圓滿。

c) 結合

如果「煉淨」一辭反映默觀的消極面，則「結合」一辭就彰顯其積極面。默觀的目標在乎與神在愛中愈深入結合，好比男女相戀而終於步上紅毯。聖十字若望尤在「結合」的前提上標榜其中的「神訂婚」（spiritual espousal）（靈歌 14-15）與「神婚」（spiritual marriage）（靈歌 22·3）。「神訂婚」類比著愛侶的海誓山盟，其愛之濃烈甚而引申「出神」（rapture）現象（靈歌 14-15·17；夜 2·1），人靈在強烈的戀慕當中，連帶地影響及身體的普通官能不單被吊銷，外表有時甚至呈現容光煥發，或離地昇空的狀態；然而，這並不是究極的現象，尙有更崇高的「神婚」有待兌現。「神婚」寓意著人在經歷了徹底的煉淨而臻至與神同化，被稱為「藉分享而達致的

神化」(divinization by participation)(山 3·2·8；靈歌 22·3；39·6；
 焰 1·9)，其本性官能不必被吊銷而仍與神結合無間(夜 2·1·2)。「神
 婚」是默觀者在現世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聖十字若望以陽光充滿潔淨的
 玻璃為喻(山 2·5·6-7)，人靈如同澄明而一塵不染的玻璃般，在徹底被
 煉淨後，已全然地被神如同太陽般的光和熱所浸透，人神彼此結合為一而
 沒有任何阻攔，即使人的個體性並不因此而被抹煞掉，到底他已與神心意
 相通、情意相連(夜 2·4·2；靈歌 38·3；焰 2·34)，事事翕合主旨，
 以致一舉手、一投足，無不在神的親在下進行。他惟一的期待是：揭去所
 餘的三層薄紗——世物、感性、現世生命，好去展望來世中所要臻至的「全
 福」(焰 1·29-34)。聖十字若望所討論的默觀之來龍去脈，可藉下圖示
 意：

聖十字若望的默觀過程簡圖



在走馬看花地分述了二聖的默觀理論後，我們可進而替他們作個比較研究。我們可分別從四個重點上反思，它們是：「本質上的吻合」、「細節上的互補」、「連合中的啓發」、「相融中的差別」；茲分述如下。

二、本質上的吻合

我們所指的「本質」（*essences*）或「大原則」（*main principles*），意謂著二聖在默觀經驗上所標榜的本質核心、所提示的大方向、所致力之總目標、與所繪劃的整體脈絡。在對默觀本質的論述上，十字若望作為神哲學家而言，比較擅長於理論體系的鋪陳，以致較能精準明確地勾勒出其中的基本藍圖。換言之，十字若望在大原則的演繹上看來比較週延與具條理，我們可以用他的系統作根據點，來對照大德蘭在這方面的言論。如此一來，我們不難發現兩者間在大前提方面，基本上擁有以下的共通點，即都同意：

- A. 默觀維繫著意志與理智的互動
- B. 默觀是為人神間愛的知識之發展歷程
- C. 默觀是神祕經驗、涵括著煉淨與結合

A. 默觀維繫著意志與理智的互動

默觀固然以人神間愛的結合為其深層義，到底它仍不失為一份意識上的體証，以致須藉知識論立場來被論述；為此，我們聆聽到大德蘭與十字若望都異口同聲地強調：默觀是為意志與理智的互動。

聖十字若望論默觀：他一方面在《黑夜》（1·10·6）內凸顯其為意志所獲得的愛的灌注，另一方面又在《攀登加爾默羅山》（2·8·6）與《靈歌》（27·5；39·12）中定義其為理智的更高知識，後來更在《愛的活焰》（3·49）上綜合地把它描繪為意志與理智間的相輔相成。

聖女大德蘭談默觀：她起初尚且在《自傳》（10·1；17·4-5）中較側重在意志上體認默觀為愛的引動；但自從其與聖十字若望相識並分享心得後，則顯著地注意到靈修生命的「智性面」（*intellectual aspect*），以致在《靈心城堡》中多次流露著默觀中意志與理智的互相牽引和配合（例如：堡 4·3·4；6·2·2-6；6·

4·3-14)。

較細致地說，從默觀歷程的進展上言，大德蘭與十字若望談意志與理智的互動，都同意以下的幾個要點：

其一，在較低程度的默觀中，意志的愛火要比理智的光照來得顯著，因為在初階中，理智尚未被煉淨以致較呈暗昧（堡 4·3·4 & 8；夜 2·13·3）。

其二，在較進階的默觀中，意志與理智有較多機會互相牽引，以致意志的愛火引發更多理智的光照，而理智的光照也反過來增進更多意志的愛火（自傳 17·4-5；夜 2·12·7）。

其三，在高程度的默觀中，意志與理智在運作上常彼此吻合，致使默觀者常浸潤在「愛的知識中」（堡 6·2·2-6；7·2·3&6；靈歌 26·5；26·11&16）。

附帶地值得一提的是，默觀這議題曾出現兩派主張，即有所謂「主理智論」與「主意志論」的張力；它們不必然互相矛盾，但因各有偏重，而容易各走極端。「主理智論」較強調默觀之為心智意識的認證，而非純粹的意欲衝力，以致有傾向把理智看作為較優勝的官能、凌駕在意志之上。道明會學派（Dominican school）中如聖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及大師艾克哈（Meister Eckhart, 1260-1327）等就較有此傾向，以致我們閱讀到多瑪斯如此的評語：人到底無法去愛自己所不認識的事物（*Sum. Theo. I-II, Q,27, a.2, ad.3*）。反之，「主意志論」則較偏重意志在默觀中的角色，以意志的愛欲帶動著理智的認識，以致有傾向把意志看作為較重要的官能高出於理智之上。方濟會學派（Franciscan school）中如聖文德（St. Bonaventura, 1221-1274）、及思高（John Duns Scotus, ca. 1265-1308）等，就較有這種趨勢，以致我們聆聽到聖文德如此的話語：默觀精神不在於一般的認知，而在於甘飴與愛的體會（*De Septem donis Spiritus Sancti*）。我們甚至發現，聖衣會部分神修學家也有受到這學派的影響，例如：若望神父（Fr. John of Jesus Mary, OCD）的《神祕神學》，就強調著意志在默觀中的優越性⁷。

⁷ F. John of Jesus Mary, OCD, *Mystical Theology* (Bruxelles: Editions MTH Soumillion, 1999), p.

然而，反觀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的見解，我們卻接觸到一份圓融的並重，只不過他們強調處於初階默觀時、意志的愛火較先被觸發而已，但到底默觀的理想是在於意志與理智的充分配合而孕育人神間愛的知識。

B. 默觀是為人神間愛的知識之發展歷程

從人神相戀的前提上談默觀，我們可權宜地劃分三個要點來做檢討，它們是：

1. 默觀是為人神間的相戀
2. 人對神戀慕得愈深純，則愈認知神
3. 人神間愛的知識有其發展歷程

茲分別闡釋如下。

1. 默觀是為人神間的相戀

從默觀議題上作體認，大德蘭與十字若望都採用相同的意象——男女相戀的經歷——來描述人神間相愛的歷程。在《靈心城堡》內，大德蘭固然不止一次地、以男女戀愛而步入紅毯為意象、來刻劃默觀中人神相戀（例如堡 5·2·12；5·4·4）；十字若望也不惶多讓，他整部《靈歌》就是以一首情詩作前導，標題為「靈魂和淨配新郎的對詠詩歌」，分別以「新娘」和「新郎」的名義，來展現人神間相互的呼喚與愛慕，藉此演繹多段詩句，還以「神訂婚」和「神婚」作其中的高潮，其書就以此詩篇的眾段落為根據，逐一加以闡釋。此外，聖人在《愛的活焰》中，也延續了《靈歌》的宗旨，繼續描繪「神訂婚」與「神婚」的究竟。

以男女相戀作類比來意謂默觀，這並非是一件偶然的作為，它至少指出人是被召喚來與神相愛，而人間最轟轟烈烈的愛，莫過於男女間的相戀。退一步說，在聖經的啓示中，不論是舊約或新約，談及人神關係，曾以不同的意象來作比喻，其中較突出的，計有「主僕之誼」、「父子之情」、及「朋

19, "This natural nobility of charity explains why the will, in which it resides, gets, to lofty heights the intellect cannot reach,And the gift of wisdom which fosters the intellect does not raise it to the loftiness of charity, because of the obscurity of faith which veils divine truths in this life." (cf. also pp.9, 17, 20, 32, 37).

友之愛」三者，而「朋友之愛」當中，尤以男女相戀最具震撼力；相較於男女戀情，其他的類比總透露著某種程度的隔閡。

首先，在「主僕關係」上⁸，僕人自覺無法高攀，他即使給主人效勞，也只能說：「我是無用的僕人，我只做了我份內的事而已。」（路十七 10）

繼而，在「父子關係」上，我們固然有所謂父慈子孝的甜蜜，父親可向兒子說：「我家中的一切都是你的。」（路十五 31）兒子也可親密地稱呼一聲：「阿爸！父啊！」（羅八 15），到底兒子總覺得父親的心境尚有某個界限未能被跨越。

但當主耶穌跟我們說：「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若十五 15）又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若十五 16）此時，吾主已呼召我們與神進入友愛的關係。誠然，在「朋友關係」中，尤其是男女的愛侶關係中，更能充分地呈現出愛的互相吸引，以至身心合一。神在啓示中尤凸顯男女相戀的震撼，《雅歌》就以此意象來道破人神的相愛。聖十字若望之《靈歌》也以此作為藍本來發揮人神間戀愛，而大德蘭也藉著註解《雅歌》來探討人神之愛⁹。二聖的作為無疑給我們作見證說：神既然如此懇切地對我們作愛的呼喚，我們對神也須以作神的淨配為目標，並以在心靈上徹底轉化、與神合一、作為最高理想。

附帶地值得一提的是：若問及男性的靈是否適合以「新娘」、「淨配」、「神婚」的意象來自況，聖十字若望的作法正好給我們這樣的回應：人面對著神，所有人靈都凸顯了其女性面；換言之，人在與神結合中，都呈現出女性的柔順與接納(receptivity)。就連軍人出身的聖依納爵(St. Ignatius of Loyola, SJ, 1491-1556)他在標榜著作耶穌的勇兵之時，仍會在被神觸動的剎那間、

⁸ 舊約較多用「主僕之誼」來繪劃人神關係，例如：古經稱梅瑟、達味、撒羅滿等為忠僕；新約人物也時而以奴婢來自我比況，例如：聖母瑪利亞就回應：「主之婢女在此，按祢的話成就於我吧！」（路一 38）。

⁹ Cf. *Meditations on the Song of Songs*, in Kavanaugh & Rodriguez, (tran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Teresa of Avila*, vol. III, pp. 207-260.

感動得痛哭流涕、如同仕女的情傷一般，藉此而凸顯出連最剛強的男靈，也有其女性面。總之，在默觀的前提上，自我體認爲神的淨配、這並不是女性神祕家的專利，它也是男性神祕家的特權。換句話說，「淨配神修」適用於所有人，包括男人、女人。

在凸顯了大德蘭和十字若望所共同體認之「人神相戀」的纏綿後，我們可進而體會其中所涵括的認知面。

2. 人對神戀慕得愈深純，則愈認知神

神無限地愛著我們每一個人，祂的「愛」充滿著「真知」，其「愛」與「真」同是神存有的超越屬性。反之，人對神戀慕得愈深純，則愈能造就「愛的知識」。借用佛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愛的藝術》之語：「知識有許多層面，惟獨藉愛而獲致的洞察不停留在表面，而直指本心。」¹⁰而謝勒（Max Scheler, 1874-1928）也說：「真愛開啓人的靈眼，讓我們發現被愛者的更高價值。它容許人有洞察，而不叫人盲目。」¹¹凡對愛有深入體會的哲人，會用不同的方式表達愛蘊含靈智上的領悟，叫人深入愛者心靈深處來體會愛侶的思言行爲，這份直指本心的直覺，不單適用於人際關係，也適用於人神戀愛關係上。

我們先前已強調了大德蘭和十字若望都共同主張「意志與理智並重、愛和知識兼容」，他們都異口同聲地指出默觀中的愛火與光照彼此牽動，以致智慧會隨藉默觀的進階而愈發彰顯。總之，他們在體証默觀之爲「人神相戀」中，不忘其中的認知面。

提及默觀之認知面，也許我們已察覺到這樣的一個現象：基督宗教以外的靈修學派，有相當大的比率在側重神祕冥合的智慧義，以致「見道」

¹⁰ Erich Fromm, *The Art of Loving* (New York: Bantam, 1956), p.24, "There are many layers of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which is an aspect of love is one which does not stay at the periphery, but penetrates to the core. "

¹¹ Max Scheler, *The Nature of Sympath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57, "true love opens our spiritual eyes to ever – higher values in the object loved. It enables them to *see* and does not blind them....."

(enlightenment)、「光照」(illumination)等辭層出不窮地充塞在東方靈修學說之中。例如：佛家(以唯識宗作其中的一個代表)稱圓滿的佛之見道為「大圓鏡智」，以之為「無上正等正覺」。此外，道家(以莊子「大宗師」為例)談體道與得道，也有所謂「朝徹而後見獨」一語；「見獨」亦即「見道」，即扣緊心智面來談明心見性，雖然莊子亦不缺乏人神交往的提示，以致有「上與造物者遊」、「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天下篇>)等語，到底神的觀念在莊子學說中並未如此地明顯，而莊子也並未刻意地以男女戀愛之意象、來類比人神間的冥合。

反顧以大德蘭和十字若望為代表的基督宗教靈修，則我們可清楚地確認，人所嚮往的最高實體，是那具備靈性位格的絕對心靈——神，而人與最高本體的結合，不單蘊含著更高智慧的孕育，它更標榜著人神相愛所兌現的「愛的知識」。人在愛慕神、結合神當中，體証到神的心智，以及神所眷顧的宇宙奧祕。為此，高程度默觀所造就的智慧，是在人神相愛中實現，其中的愛與知識，實屬同一個完型，互相牽引與維繫，在神祕高峰中，彼此吻合。如此一來，人神相戀所成就的愛的知識，誠然有其進展的歷程。

3·人神間愛的知識有其發展歷程

大德蘭和十字若望談論默觀的進展，一方面仍然配合著傳統的說法，以之為經歷「煉路、明路、合路」三階段、而達致生命的轉化(自傳 22·1-2；靈歌·主題·1-2)，另一方面也扣緊「男女相戀」的意象，來寓意人神相戀的經歷，而致有所謂邂逅、情傷、神訂婚、神婚等辭彙(堡 5·4·4；靈歌·全書)。

除此之外，他們也分別採用一些較具個人特色的詞語來作類比。為大德蘭言，默觀祈禱的演進，就好比四種灌溉園地方式的改良(自傳 11-21)，及七重心堡的重重深入(堡·全書)。反之，為十字若望言，默觀的提昇，有如登山之臨高必自邇(山 1·13·10-11)，或入夜所經歷的黃昏、黑夜、黎明之進程(山 1·2·5)。

但無論如何，他們在闡述默觀進展歷程的當兒，也至少吻合在下列兩個要點之上：

其一，默觀的進展有其主動面與被動面

其被動面在於勿擾苗助長

其主動面在於仍努力不懈

其二，默觀的進展也有其消極面和積極面

其消極面在於割捨破執

其積極面在於對主——唯主至上

對物——在主內愛萬物

對己——信靠主而不信靠自己

進一步說，默觀作為愛的知識之進展，須在神祕經驗的前提下被體會，其中還以「煉淨」與「結合」為其一體兩面。

C. 默觀是神祕經驗、涵括著煉淨與結合

從「默觀是神祕經驗、涵括著煉淨與結合」這議題上體會大德蘭與十字若望兩者間的貫通，我們可凸顯以下的三個重點：

1. 默觀是為神祕經驗
2. 默觀之神祕義，較消極地涵括著煉淨義
3. 默觀之神祕義，較積極地涵括著結合義

茲分述如下。

1. 默觀是為神祕經驗

「神祕」(the mystical) 一字，語源於希臘文之 *mysterion* (奧祕) 一辭，其動詞 *myo*、*myein*，原意為「閉目」、「隱閉」，引申為「普通意識」(ordinary consciousness) 的幽蔽，與「超越意識」(extra-ordinary consciousness) 的冒出，以與道冥合，而達致明心見性。把「神祕」這語辭套在大德蘭與十字若望的傳統上看，我們獲得這樣的體認。

當十字若望把默觀定義為「祕密的愛的知識」之時，他把「祕密」(secret) 一辭闡釋為「神祕神學」(mystical theology)，並說：「默觀為神祕神學，神學家稱之為祕密的智慧，……經由愛灌注給靈魂...」(夜 2·17·2) 言下之意是：默觀牽涉意識的轉變，它使人在「超越意識」中結合神，並體証神的愛與智慧。

同樣地，大德蘭談默觀祈禱，以之為「灌注的祈禱」(infused prayer)，而非「自修的祈禱」(not acquired prayer)(自傳 22 標題；靈修見証/*Spiritual Testimony* 59·3)，並凸顯其為「超性的」(supernatural)、「被動的」(passive)，牽涉著「意識的漸次轉變」(gradual 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那就是說：

- 默觀是「超性的」，即植根自神，直接由神所賜予(堡 4·3·1)；
- 默觀是「被動的」，即人力只能預備而無法「揠苗助長」(堡 6·7·7)；
- 默觀牽涉著「意識的漸次轉變」(堡 4-7)，即普通意識之逐步被吊銷，以讓超性意識的愈發湧現，好能在熱愛神當中獲得超性的智慧光照。

總之，大德蘭與十字若望兩人即使採用不同的辭彙來陳述，到底吻合在同一份意義上，即兩者都以默觀為人神溝通的神祕經驗，而非純粹普通意識狀態下的祈禱。再者，他們還從神祕經驗的前提上，凸顯默觀中的「煉淨」義與「結合」義。

2· 默觀之神祕義，較消極地涵括著煉淨義

從較消極的面向上談默觀，大德蘭與十字若望都彰顯了其中的煉淨義。十字若望以《黑夜》作標題，來強調默觀進境上的破執歷程，其中包括感官和心靈方面的主動與被動之夜。

大德蘭撰寫《靈心城堡》，也在各重住所中描繪不同階段的煉淨，尤以第六重住所所凸顯的身心煎熬最為激烈。

總之，兩位聖人都異口同聲地指出：人唯有從徹底的煉淨中始臻至人神結合的化境。

3· 默觀之神祕義，較積極地涵括著結合義

從較積極的面向上談默觀，大德蘭與十字若望都彰顯了其中的結合義。他們都以男女相戀的苦樂與進境，來刻劃人神間的邂逅、戀慕、神訂婚、神婚等階段；此等意象正好告訴我們，默觀之積極目標在乎人神的結合。

綜合地看默觀的神祕義，大德蘭與十字若望都並非純消極地指點出煉淨的幽暗而已，他們尚且在論述中強調煉淨與結合的相輔相成，即人須在煉淨的痛苦中，體証人神間在結合歷程上的邁進。

為兩位聖人而言，煉淨與結合誠然是神祕默觀的一體兩面，在其中，我們可體會到以下的一個核心重點：人與神之間在存有等級上的懸殊；這份懸殊是為「俗」與「聖」、「卑」與「尊」、「不成全」與「成全」、「有限者」與「無限者」之間的天淵之別。人單憑一己之力，是無法高攀至神的圓善，也無法與神圓滿地結合；人須藉由神的協助與提拔，始能破除一總的不成全，如同真金須經受爐火的鍛鍊，始能達至純金一般。神為了讓人獲得靈性上的提升，祂須主動地插手，把人眾多的不成全加以清除與滌淨；如此一來，神不得不忍痛地帶給我們諸多苦難與磨練，讓我們在痛不欲生當中，脫胎換骨，使我們完成純人力所無法達致的徹底煉淨；為此，難怪聖女大德蘭也時而抱怨說：祢下手得如此重，怪不得祢的朋友如此稀少！

我們也許會附帶地追問：神既然願意出手相助來煉淨我們。那麼，又為何這麼少人在默觀上達到高程度的結合？瑪利尤振（Marie- Eugène, OCD）曾借助這一問題的帶動，而在大德蘭（自傳 11·1）與十字若望（焰 2·27）內找到答案，他一語帶過地說：大德蘭與十字若望的共同回應是——我們缺乏慷慨¹²。言下之意是：神見到我們還不能忍受那激烈的煉淨，以致不便隨意傷及我們，以免我們因灰心喪志而裹足不前，為此，我們所須反心自問的是：我們能否慷慨到足以接受激烈的煉苦？我們是否熱切地渴願為愛主愛人的緣故，背負十字架步隨吾主的芳蹤？聖女佳琳（St. Catherine of Siena）曾在神見中見到主耶穌一手持著花冠，一手持著刺冠來詢問：妳願意選擇哪一個？這份抉擇，就連神也尊重我們的選取！

至此，我們可歸納地說，談及大德蘭與十字若望在默觀理論與行實上的一致性，他們在以下的大原則上彼此吻合，即他們都贊同

- 默觀維繫著意志與理智的互動
- 默觀是為人神間愛的知識之發展歷程

¹² P. Marie- Eugène, OCD, *I Want to See God (A practical synthesis of Carmelite Spirituality*, vol. 1), Trans. by Sr. M. Verda Clare, CSC (Allen, Texas: Christian Classics, a Division of RCL, 1953), pp.488-489.

— 默觀是神祕經驗，涵括著煉淨與結合

在上述的大原則上，二聖的理論與實踐都呈現著湛深的和諧，在互相闡發中共同營造出一個貫通的體系。二聖除了在大原則上彼此吻合外，他們尚且在細節上互相補足。

三、細節上的互補

簡單地說，我們先前從聖十字若望的義理鋪陳上，統攝聖女大德蘭的論點，而讓雙方共呈大原則的吻合。於此，我們也可方便地立基於大德蘭的經驗描述，來配合十字若望的提示，而讓兩者同顯默觀細節上的互補。

較細緻地說，聖十字若望因其士林神哲學訓練的背景，而長於理論分析，可以為我們刻劃出默觀的大原則，而其義理體系有其普遍性，足以統攝聖女大德蘭的心得，而一起呈現默觀大前提的一致與和諧。反之，大德蘭因其個人豐富而湛深的實際經驗，以致精於具體事例的描繪，可以為我們交待默觀歷程眾階段的細節實況，並從中指出微差與特徵，也提供相應的建議與教導；即使大德蘭的論著，基本上，是以其個人的經歷為藍本，到底基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緣故，而彰顯出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幾乎可以放諸四海皆準，以致可以用來印証十字若望在靈修理論上的提示；當我們立基於大德蘭的修行脈絡，來融貫十字若望論點的指引，則不難發現兩人在默觀靈修教導上不單彼此吻合，而且還共同在踐行的細節上，呈現出互相補足的情況說明如下。

A. 默觀的前奏——默想

談及靈修的起步，大德蘭和十字若望固然都指出：我們須先以普通經驗的祈禱——默想（meditation），包括心禱、口禱——來作默觀的前奏，甚至在達致默觀後，仍不要全然放棄推理默想，以免因默觀的不持續而浪費時間；然而，比對兩人對「默想」議題的討論，大德蘭交待得較詳盡，而十字若望相對地顯得簡約。

十字若望對默想著墨不多，只一語帶過地以之為引用圖像作思辯推理（山 2·12·3），原因是：

- 其一，他認為這方面的良好論述已汗牛充棟，自己不必多費唇舌，
- 其二，他所關懷的，主要是如何進入默觀，而非如何滯留於默想，

其三，他標榜破執割捨，超越各過站，包括初學者的默想事功¹³。

相較地，大德蘭則在「默想」的議題上作詳細的教誨，例如：《自傳》11-13 的灌溉心園第一式、《靈心城堡》第一至第三重住所的靈修建議、《全德之路》27-42 的「天主經」闡釋等，比比皆是，而她指導的重點常是：

其一，祈禱在乎與主在愛中會晤，

其二，好的口禱無異於好的心禱，皆止於愛的凝視，

其三，目標不在乎想得多，而在乎愛得多，思辯推理只為炙熱意志以擦出愛火而已。

總之，在「默想」的訓誨上，大德蘭大大地補充了十字若望的不足。

B. 從默想至默觀間的轉捩

繼而，至於靈修者如何從默想轉捩至默觀這一關鍵的時分，大德蘭的交待比較曖昧，不如十字若望的明確。

在《全德之路》中，大德蘭固然提到默禱可單純化而成爲「（主動）收心祈禱」（*prayer of active recollection*）（全 28-29），相應著十字若望所指謂的「（自修的）默觀」（*acquired contemplation*）¹⁴，只不過她並未詳細地提供關於這份轉捩的時機與徵兆。

¹³ 這是 Fr. Gabriel, OCD 所整理出來的理由。

Fr. Gabriel, OCD, "St. Teresa of Jesus and St. John of the Cross: A Study in Similarities and Contrasts", in *St. Teresa of Avila: Studies in her Life, Doctrine and Times*, Ed. by Fr. Thomas and Fr. Gabriel, (Westminster: Newman Press, 1963), p.59.

¹⁴ 大德蘭《全德之路》(28-29)之「收心祈禱」，有別於《靈心城堡》(4·3·8)所談之「收心祈禱」；前者仍是人力所能及的「自修」(*acquired*)成果，後者則是須由上主提拔的「灌注」(*infused*)經驗。爲此，我們方便地以前者爲「(主動)收心祈禱」(*prayer of active recollection*)，以後者爲「(灌注)收心祈禱」(*prayer of infused recollection*)。同樣地，十字若望在《登山》(2·13)及《黑夜》(1·9)所談的「默觀」，有別於他在《靈歌》(13-40)和《活焰》(4·14-15)所指的「默觀」；前者是火力所能及的自修成果，後者則是仰賴神所給予的灌注經驗。爲此，我們也方便地稱前者爲「(自修)默觀」(*acquired contemplation*)。稱後者爲「(灌注)默觀」(*infused contemplation*)。我們並且在此確定大德蘭之「(主動)收心祈禱」等同於十字若望之「(自修)默觀」。

反之，十字若望卻先後在《登山》（2·13）與《黑夜》（1·9）兩個地方細緻地討論了人從推理默想轉換至默觀的三個徵兆。按《登山》（2·13）的排列，這三個徵兆是：

其一，對己——對個人的思辯活動感到枯燥

其二，對物——對有形事物之圖像感到乏味

其三，對主——對上主有愛的意會

三個徵兆齊備，人始可放下默想而開始默觀。

至於《黑夜》（1·9）的排列順序，則以《登山》的第一徵兆作為最後一個徵兆，而把《登山》的第二、三徵兆所述說的「對上主有愛的意會（loving awareness）」（山2·13·4）調整為對「上主有愛的牽掛（loving solicitude）」（夜1·9·3）。

這樣的微差，至少可引申兩種詮釋：

第一種詮釋是：《登山》所指的「對上主有愛的意會」，看來較站在明路立場來體認前進者的安寧——在信任神當中保持愛的嚮慕；而《黑夜》所指的「對上主有愛的牽掛」，看來較站在煉路立場來描述初學者的疑慮——懷疑自己能有的不忠而招致神的遠離。

第二種詮釋則是：《登山》卷二是處在「主動心靈之夜」的脈絡上立論，而《黑夜》卷一則處於「被動感官之夜」的議題下作探討，看來基本上都是明路的不同向度；況且，在「靈修愈進展則愈被動」的前提下，《黑夜》的提示未必意謂著靈修階段的初步。

上述兩種詮釋，固然各有其理據可堅持，但如果我們把大德蘭的「（主動）收心祈禱」這論點加進來一併考量的話，我們能有的洞察是：「（主動）收心／（自修）默觀」是一個準備，向著「（灌注）收心／（灌注）默觀」開放的時份，本身是一個灰色地帶，有其模稜兩可的地方可爭議，但「（主動）收心」仍以「自修」成份居多，而「灌注」成份尚未顯著，所以基本上不算是狹義的明路。

然而，無論如何，大德蘭在這焦點上仍有其一定的貢獻。從大德蘭的心得上看，「（主動）收心」的法門在於單純以愛來凝視著心內的吾主，以致自己可不假外求，而只須返回心靈深處即可與神邂逅。這份對心內的主做愛的專注深具效果，容易引領人跨越門限，從自修默觀轉換至灌注默觀。

C. 從自修默觀至灌注默觀的轉捩

人從自修默觀轉捩至灌注默觀時，究竟有何徵兆可被覺知？有關這個問題，聖十字若望並沒有作明確的回應，反而聖女大德蘭卻做出了顯然的交待。

用大德蘭的辭彙，灌注默觀始於「（灌注）收心祈禱」（*prayer of infused contemplation*），屬於「寧靜祈禱」（*prayer of quiet*）的前哨，其中以「靈悅」（*gustos* / *spiritual delights*）的經驗作為印記（堡 4·1·4）。按《靈心城堡》第四重住所的闡述，大德蘭在此分辨「欣慰」（*contentos*）與「靈悅」（*gustos*）兩者：「欣慰」（*contentos*）屬一般普通意識狀態下的欣喜，藉由勤習默想修德而獲致，個中感受，有如好友久別重逢那份喜悅；反之，「靈悅」（*gustos*）則藉由神直接灌注給人的感動（堡 4·3·4），在神的帶動下，深被觸動，而感到憩息。起初即使感受微弱，也深入骨髓，其中的細膩，非人力所能複製（堡 4·2·6），它叫人身心振作，甚至連原有的身體不適或頭痛，也因而消失無蹤（堡 4·1·11）；「靈悅」（*gustos*）的出現，還帶給人靈修上的正面效應，如祈禱更深入、更遠離罪惡、更日進於德、更愛主愛人等等，只是人仍有後退可能，不能因此而鬆懈（4·3·8-9）。反顧十字若望的著作，他並沒有如同大德蘭般做如此明確的說明；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他可能認為大德蘭已如此地述說過，他已不必重複；

其二，神引領個別的人可用不盡相同的方式來指導，不能一概而論地以大德蘭的經驗來作藍本。

然而，話須說回來，大德蘭所標榜的「靈悅」（*gustos*）經驗，即使雖只是她個人的體証，到底仍有參考價值，藉以印証一己的灌注感受。

D. 灌注默觀的進階

狹義的默觀，固然具備「超性的」（*supernatural*）、「灌注的」（*infused*）、「被動的」（*passive*）特性，到底仍有其由淺入深的進展階段。有關灌注默觀的進階，聖十字若望交待得比較籠統，而聖女大德蘭卻相對地顯得詳盡。

聖十字若望只按照傳統的分法，把靈修歷程分為煉路、明路與合路（靈歌·主題 1-2），而沒有指示清楚灌注默觀在明路、合路中的細節。

反之，聖女大德蘭在《靈心城堡》的第四至第七重住所上，把灌注默觀分辨為

「半被動」(semi-passive)的「寧靜祈禱」(prayer of quiet)，以及「全被動」(passive)的「結合祈禱」(prayer of union)，再從「寧靜祈禱」中劃分「灌注收心」(infused recollection)、「寧靜正境」(quiet proper)、「官能睡眠」(sleep of the faculties)的三度漸進深化，也從「結合祈禱」(prayer of union)中辨別「單純結合」(simple union)、「超拔結合」(ecstatic union)、「轉化結合」(transforming union)的三個進程；其中重重演進，層次分明，叫人一覽無遺。

按照十字若望個人的解釋，他之所以在默觀進階劃分上籠統，主要是由於大德蘭論著在先，且已交待詳盡，以致自己不必重覆（靈歌 13·7）。

然而，在「超拔結合」和「轉化結合」的議題上，二聖都平分秋色地各有其細緻的說明如下。

E. 有關超拔結合——神訂婚

人一旦進入「結合祈禱」，他即在意識的超越轉化中體証到人在神內、神在人內，兩者合而為一（堡 5·1·9）。「結合祈禱」從「單純結合」深化而為「超拔結合」，「超拔結合」意謂著人與神結合當中，其結合的濃烈，影響到肉體而呈現神魂超拔 (ecstasy) 如容光煥發、五傷印記、肉體騰空等現象（自傳 20·1），被大德蘭和十字若望一同稱為「神訂婚」(spiritual betrothal)（5·4·4-5；6·4·4；靈歌 14-15；夜 2·1），類比男女的山盟海誓。

在「超拔結合」的描述上，大德蘭和十字若望聯合起來有這樣的互補：大德蘭從中分辨「濃烈結合」(intense union)、「出神」(rapture)、「心靈飛越」(flight of the spirit) 三種型態（自傳 18·7；20·1&3；堡 6·5·1&12），而十字若望還加添了一種，稱之為「骨骼脫節」(dislocation of bones)（靈歌 13·4；14-15·18-19）。嚴格地說，此四者並不是本質上的不同，而是表現型態上的差異，以燒紅的鐵作類比，此四者的差別在於：

——「濃烈結合」好比火鐵交融（自傳 18·2；20·1&3）

——「出神」好比溶鐵隨火飛舞（自傳 18·2；20·3；spiritual testimonies 59, 11）

——「心靈飛越」好比溶鐵往上噴射（自傳 18·2；20·3；堡 6·5·9）

——「骨骼脫節」好比溶鐵爆裂，到處散開（靈歌 14-15·19）

就本質上的相同而言，大德蘭和十字若望至少都贊同以下的幾個前提：

- 其一，「超拔結合」在冥合上主方面，比「單純結合」更為湛深濃烈，為此，「神魂超拔」不是神祕經驗的附屬現象，所附屬的只是肉體反應的型態而已（堡 6·4·2；靈歌 14-15）；
- 其二，「超拔結合」寓意著普通官能的暫時被吊銷；神爲了保護人的肉身，而讓其普通官能暫時休止，以免因震撼而受損害（堡 6·2·2-4；靈歌 14-15·9）；
- 其三，「超拔結合」雖然濃烈，仍然並非人神結合之最圓滿現象，尚有「轉化結合」——「神婚」（spiritual marriage）作爲人神現世結合能有的高峰（堡 5·4·4-5；6·4·4；夜 2·1·2；靈歌 14-15·30；焰 3·24）。

F.有關轉化結合——神婚

「轉化結合」意謂著人靈經歷徹底的煉淨，適合成爲吾主的淨配，而與神達致極度湛深的結合，被稱爲「神婚」，類比著男女戀愛成熟，步入紅毯，在愛中結合爲一。人靈在徹底的轉化下已臻「神化」（divinization）之境（堡 7·2·5；山 3·2·8；靈歌 22·3；39·6；焰 1·9）；大德蘭以雨水滴入江河爲喻（堡 7·2·4）、十字若望以明淨玻璃被陽光充滿爲比喻（山 2·5·6-7）、來類比其中的究竟。此時，人可不必經受普通官能的吊銷，而能較持續地與神結合（堡 7·3·12；7·1·8；靈歌 26·11；35·6；37·6；焰 2·34），以致一舉手，一投足之間，無不翕合主旨，做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借用《論語》第二爲政篇語）

有關「轉化結合——神婚」的論述，聖十字若望尤在《愛的活焰》一書中，以此作爲全書的主題；至於聖女大德蘭，她雖然遲至《靈心城堡》的第七重住所始作出交待，而且還只用了四個篇章來談論，然尚且不失其精要，可與十字若望的陳述互相輝映。

總之，二聖不單經歷了同一類默觀，而且還在互相印証下、呈現著細節上的互補，合起來讓我們獲得一個更詳盡的進階劃分。其中的過站細節，可藉下圖示意。

默觀歷程細節互補	聖女大德蘭	聖十字若望
前奏	口禱／心禱	推理默想 主動感官之夜
從推理默想至自修默觀		三徵兆
自修默觀	(主動)收心祈禱	主動感官之夜
從自修默觀至灌注默觀	靈悅出現	主動心靈之夜
灌注默觀與進階	寧靜祈禱 包括：灌注收心 寧靜正鏡 官能睡眠 單純結合祈禱	被動感官之夜 被動心靈之夜
神訂婚	超拔結合祈禱 煉火激烈	出神 被動心靈之夜烈化
神婚	轉化結合祈禱	分享的神化
末世全福		全福神視

在檢討了聖女大德蘭與聖十字若望所闡述之默觀歷程細節上的互補後，我們可進而反思，此二系統在本質上吻合與細節上互補的情況下，所引申出來的啓發作用。

(未完，輔仁宗教研究二十期待續)

參考書目

- E.W. Trueman Dicken, *The Crucible of Love: A Study of the Mysticism of St. Teresa of Jesus and St. John of the Cross* (New York: Sheed & Ward, 1963)
- St. Teresa of Avila: Studies in her Life, Doctrine and Times*. Ed. by Fr. Thomas & Fr. Gabriel (Westminster: Newman Press, 1963)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Translated by Kieran Kavanaugh & Otilio Rodriguez, with introductions by Kieran Kavanaugh. (Washington, D. C.: ICS, 1979)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Teresa of Avila*. Translated by Kieran Kavanaugh & Otilio Rodriguez (Washington, D. C.: ICS, 1976—1985), Vols. I—III.

初稿收件：2009 年 04 月 07 日

初審通過：2009 年 05 月 18 日

二稿收件：2009 年 08 月 17 日

二審通過：2009 年 08 月 20 日

作者簡介

作者：關永中(Carlo, KWAN Wing Chung)

職稱：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最高學歷：比利時魯汶大學神學、哲學博士

地址：台大哲學系：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E-Mail：carlokw@ntu.edu.tw

Loving Knowledge— A Comparison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and St. Teresa of Avila on Contemplation

Carlo KWAN Wing Ch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St. John of the Cross and St. Teresa of Avila with regard to their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contemplation. Similarities and contrasts between them are studied with the discovery that the two systems throw light on each other in different ways resulting in a comprehensive synthesis which is at the summit of western mysticism.

Keywords: Contemplation, Meditation, Dark Night, Spiritual Betrothal,
Spiritual Marriage